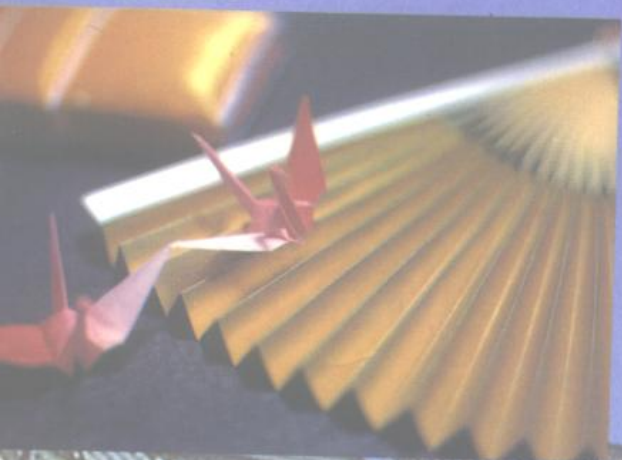


王辉 著

爱上不回家的人

—— 日本掠影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爱上不回家的人

——日本掠影

王 辉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君 一

封面装帧:马 强

爱上不回家的人

——日本掠影

作 者/ 王 辉

出 版/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地 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
邮 编:300191
电 话:(022)3364046 转 519
发 行/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天津建新印刷厂印刷

787×960 毫米 1/32 开本 5.5 印张 90 千字
1996 年 9 月第一版 199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563-611-7

G·164

定价:6.80 元

目 录

学者们的小文章

——王辉访日杂记集序	冯骥才(1)
契约文化	(4)
拿过来就是原则	(8)
拼命三郎	(12)
香坂典子	(16)
从会社到社会	(20)
顶风跑的女人	(24)
老板娘的柜台	(28)
在东京找“天津”	(32)
在东京找“王起明”	(36)
医学怪才	(39)
伟大的伴侣	(42)
异域书香	(45)
话说组合文化	(49)
爱上不回家的人	(54)
东瀛征婚	(57)

电话俱乐部	(60)
汤不冷	(63)
白菊会	(67)
何为贵?	(70)
亮闪闪的钥匙	(73)
哑犬之谜	(76)
万家灯火	(79)
众神汇	(82)
扶桑算命	(85)
体制风流	(89)
说满足经济	(92)
说“便”化	(95)
联络图和联络簿	(98)
公德无量.....	(101)
活得滋润.....	(104)
吃中华喝美国.....	(107)
吃“相扑料理”.....	(110)
羞耻文化.....	(113)
卡拉并不 OK	(116)
垃圾文明.....	(119)
日本丈夫.....	(122)
不单是天津人.....	(124)
“无微不至”新解.....	(127)

永久歉意.....	(129)
全球化与现代化：中国与日本共同问题	(132)
似是而非之国：中国与日本 桥爪大三郎	(141)
他山之玉(代后记).....	(156)

学者们的小文章

——王辉访日杂记集序

冯骥才

在我的印象中，学者们都是热衷于治学立说，着力于理论性的深层发现，不屑于将零零碎碎的杂感绽露于报端。故此每见学者们巴掌大的短小文章决不放过，急渴渴地捧而读之。我想，令学者们不写不可的杂感，定是一种非凡的感受。

这样，学者王辉近年来刊于报上的小杂文，便分外为我所注目。我注意从中寻找他独有的感受，特别是这感受中潜在的一种学者角度，一种学术观点与学术方法形象化和通俗化的运用。于是，在这本书写日本掠影的小书中，我果然发现到他的兴趣并不在于社会表层的异彩流光，而是中日文化的深度比较，从古代文明到现代文明，从生活文化到文化心理。社会生活人人可见，深层文化非要发现不可。最使我关注的是，他的比较侧重于中日文化的不同，而不是相

同。

长久以来人们有一种成见性的误解，认为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产儿。从文字到文具到筷子到雨伞到席地而坐，凡事凡物，似乎都是从中国“舶去”的。如今中国人对日本的兴趣便只剩下现代企业管理与家用电器。反映到学术界，便是多年来所做的中日比较，大谈特谈的都是中日的相同及其历史渊源。这真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和糊涂的成见！

尽管中日同为东方文化，来往交流密切，相互濡染极深，看上去是“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但就其本质，日本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非常强烈和顽强的个性。它之所以在大和与平安时代大量吸收中国文化，是因为当时中国属于强盛时代。而近百年来，日本人变了，他们把吸吮力强劲的嘴巴转向了发达起来的西方，而将后背朝向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滑梯上衰落下来的中国。日本从来都是“以我为主”。它的文化一起始便是完全独立的。故此只有比较中日的不同，才能使我们更深一步了解日本。同样，如果我们用这种思维方式去比较中西之间的相同，而不是总去谈中西的不同，也不会对西方世界少见多怪和一惊一乍了。

内容带来一个新天地,方法也带来一个新天地。这不正是一个学者给我们的启示吗?

因此,在王辉先生本书出版之际,我希望读者千万别把学者的杂感当做一般杂感。那便是要掀开文字,看看下边这些有益于我们的学问。

再写一句,就是要祝贺王辉先生这本书的出版了。

1996.8.30. 天津

契 约 文 化

与今天的日本人接触令你感触最多的,除了多多益善的鞠躬礼和客套话之外,依我看,那就是契约了。1993年10月,我应聘为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工学部客座研究员,到该校访问。知我者会不解,像我这样一个工科盲怎么会闯进工科大学呢?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是1881年建校的,是日本工科最著名的大学,招收博士生人数在日本各大学中名列第三。大学有学部(系)、大学院(研究生院)和专业研究所。大学学部分为理学部、工学部、生命理工学部。工学部有16个学科,不仅有社会工学,还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有第一流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我就是应这个大学社会学教授桥爪大三郎的邀请进行访问的。

我到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签署客座研究员契约书。其实,在我出国前就收

到了客座研究员的认定书,不然我怎么会到那里访问呢?说实在的,“契约”这两个字映入眼帘,心里为之一震:我已年逾花甲,何苦远渡东瀛去订什么契约呢?不过看看内容倒很简单,只有4项:一项是我在工学部作客座研究员的时间。第二项是我研究的题目,事实上只要求我作一次演讲。第三项是校方承担我访日的费用。第四项是要求我遵守东京工业大学和工学部的各项规则。甲方是东京工业大学工学部部长,乙方自然是我。这个契约书有日语和英语两种文本。

我到东京工业大学后的第二件事又是签署契约。这个大学有国际交流会馆,租给外国的访问学者,有供独身的,有带家属的。我住进了一间独身居室,房间较小可是设备齐全,不仅有卫生间,还有煤气灶,有吸尘器和垃圾袋等等。看来住在此地一切要自己动手。桌上又有两张契约书——保证书,要求客人签字画押,保证遵守会馆的规则。再看看那本会馆居住生活的规则,面面俱到,规定得非常具体,连垃圾的分类、送垃圾的办法都在内。一向粗心大意的我,这时也不得不认真对待。令我忽然悟到,人类造就了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演示着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迫使着人们制定日益复杂的生活规则,随时

随地约束着自己的行为,这也许就是社会生活的现代性。无怪乎人们向往那返朴归真、天趣自成的大自然呢!

更麻烦的是,签署的保证书上还要贴一张两寸的照片。我没有带照片,只好出去照快相。一位朋友陪我去一家照相馆,对方热情接待,答应可以马上洗出,要两千日元(约合150多元人民币)。朋友嫌贵,说不在这里照,而我却有点不好意思,朋友说无妨,事实上我们离开时对方没有流露任何不快之意。朋友带我找到一处自动摄影厅。只放进600日元(约合人民币40多元),我坐进去,灯光一闪就完成了,随后很快就取出照片。由于我没有摆好架式,从照片上看自己更加面目可憎,不过我的本意不是为了留念,自然无所谓了。

在日本生活离不开契约。一位中国朋友告诉我,在日本不论做什么事,即使是兼职或临时性工作,也要签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成为商品交换最基本的信用形式和法律手段。

一说到契约,不由想起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过去认为它姓“资”,是不可取的。在这本奠定了近现代西方工业社会法制化基础的书中,他的开篇话成了今天西方人的名言:“人生来是

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其实，契约是商品经济的产物，随着交换行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是人们据以进行产权、产品、劳务交换的形式和程序。它标定了在人际关系里的相互权利与义务，权利是你的自由，义务是你的“枷锁”，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因而自由与“枷锁”并存。社会进步的过程就是从传统的身份等级社会到现代的契约社会的过程。我国由于历史上商品经济落后，人们普遍缺乏契约观念和契约行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就为契约观念和契约行为在神州大地的萌发和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土壤和条件。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重视人情的，如果说法律无悖乎人情的话，那它也是更高级、更合乎理性的人情，而契约就是它的外在形式。在人们相互的约束和制约中求取自己的自由，在自己决定自己的自由中产生一种社会责任，这也许就是我们现代中国人所要求的，也是值得向今天的日本人借鉴的地方。

拿过来就是原则

在短短的访日期间，虽然在宾馆里都订了房间，但还是应邀到两位日本朋友家里住了两天，体味一下日本人的家庭生活。

那天我与同事 M 从大阪市赶到奈良已是黄昏，京都大学成田孝三教授驱车接我们到他家里作客。他的住宅与我去过的几位日本朋友的住宅一样，也是西式客厅，沙发软椅，富丽堂皇。令我惊讶的是客厅的落地窗却是简易的方格木框，方格中裱糊的是纸而不是镶嵌的玻璃。我的坐位靠近落地窗，心想可要当心，别碰破它。翌日晨拉开落地窗才弄明白，方格木框只是第一层，第二层是铝合金框架的大玻璃窗，第三层是纱窗，最外一层是防台风的百叶窗。夜晚不用窗帘，一丝光线也透不出去。据说古老的日本就是使用这种简易的木格纸窗，如今却与现代的钢窗浑然一体，真真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的兼容。

在夜晚入睡前,好客的主人先让我到浴室沐浴。浴室分成两小间,外间是洗脸池,里间是淋浴间。在淋浴间里有手持的淋浴喷头和泡澡的澡盆。这澡盆比一般澡盆深一些,放好了热水,盖起来保温。按日本人的传统习惯是要泡澡的。先淋浴洗净身体后再泡澡。家庭成员共用一盆水泡澡。先后顺序是,父、子、女、母。M告诉我,她初来日本时不知道这种习惯,主人给她放了热水,她虽然未泡,觉得主人是为她放的,所以洗完就放掉。当然主人也未说什么。这样放过几次水,有一次到另一家不知如何放水,去问主人,才知道不该放。我因有了M的“前车之鉴”,所以只冲淋浴,不泡澡,当然不放水。您看,日本人把传统的泡澡与现代的淋浴又合二而一了。

当夜我就睡在与西式客厅相连的和式卧室的榻榻米上。日本人常常说榻榻米是日本文化的象征。在日本人那里我听到了这样的话:“紧张地工作一天后,躺在榻榻米上;自由自在地伸伸胳膊,伸伸腿,身体成‘大’字睡上一觉,犹如进了天堂。”日文中形容一个人寿终正寝、死得其所,是“死在榻榻米上”。我原以为睡榻榻米不

过是睡“硬卧”，其实主人给我在榻榻米上铺上了又厚又软的褥子，胜过“软卧”。对我来说，由于两腿僵直，起、卧、蹲都有些麻烦，可是一躺下也就“睡得其所”了。我去过几位日本朋友的家庭都是这样的格局，一宅两式——西式客厅与和式卧室客房相接，可谓东西合璧了。

清晨起来，成田夫人已准备好早餐。嗨，这好像不是在东瀛日本，烤面包、黄油、果酱、鸡蛋、拌生菜、冷鲜奶……原来都是西餐。据说日本人早上都习惯于用西餐，认为西餐简便，富有营养。看来日本人一日三餐也是东西结合的。

从日本人的家庭琐事中可以看出，他们既保存着固有文化，又吸收着外来的特别是西方文化，而不是把二者截然对立起来，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我与一位日本教授谈起这种现象时，那位教授说，正因为如此，有人说日本人没有原则。其实，把有用的东西拿过来就是原则。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总不能让这样那样的原则捆住手脚。正像恩格斯说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鲁迅曾经讨论过“拿来主义”，依我看，日本人是最善于“拿来”的。把别人的优点学过来改正自己的缺点，

这不就是自强的人么！把别国的成就拿过来补足本国的落后与不足，这不就是自强的国么！把“拿来主义”上升为一国之策这固然需要讨论一番，但把有用的东西拿过来就是原则这一点，好像自不待言。